

先读为快  
Read Faster

## 与昆德拉在上海相遇

上海译文出版社  
2010年8月  
[捷克]米兰·昆德拉著

流亡生活。

在我们最熟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,昆德拉阐述了他的困惑:他承认存在先于本质(肉体先于爱情或者责任),但是本质(爱情或责任)对存在(肉体)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和作用?他不明白。在小说的结尾,他没给出最终答案——关于轻与重,灵与肉的哲学思考。在《相遇》中,我们仍然看到了这个哲学疑问在继续。在论培根的那章里,我们看到,因为“人的行为是相互模仿的……人的意见是可以操控的”,而“很可悲的,人的脸都是一样的”,所以“画家的目光停留在那张脸上,宛如一只突兀而粗暴的手,试图占有这张脸的本质,占有这颗隐藏在深处的钻石”。占有,在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是一个一直缠绕着主人公的词,占有不一样的肉体,还是占有本质的灵魂?而在本书中,作者又给出了更深层次思考:芳香的肉体是否能掩盖某些灵魂发出的恶臭?虽然是八十高龄的老人的

思考和回忆,虽然作者相遇的是贝多芬的音乐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马尔克斯、卡夫卡、塞丽纳的小说,培根、毕加索、贝克特的绘画,虽然谈的是小说家们在捷克与法国的政治氛围,但是字里行间,我们却能感受到当下的气息。“当所有社会性的梦想都已消失无踪,而人也看见了‘宗教的可能性……对人完全无效了’,那么他会表现出什么本质性的东西?身体。”这身体,是没有魂灵的人最大本钱,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存在的最后证明,而在加速前进的历史里,爱情也消失了。“人直接与性对阵,此时已成定局。”昆德拉对消失的爱情给予的是一种“奇特的乡愁”似的思念。这种奇特的乡愁的情感,在第六章《他方》中被诠释得更具体。他方,是流亡之地,昆德拉借助薇拉·林哈托瓦的话语,表达了他对流亡作家的创作思考和期待。“作家首先是一个自由人,他有义务不让任何限制破坏自身的独立,这样的义务高过其他任何的考量。”他认为,人

生命短暂,于是作家成为单一语言的囚徒,而写作语言的选择对于作家应该是自由的。但是在他方也是异乡人。

在第八章《遗忘勃伯格》中,昆德拉强烈表达出他对欧洲大师们被人们逐渐遗忘的愤懑与不平。“在检察官的年代”——这是昆德拉对只认时尚和科学,摒弃了小说、绘画、作曲家、建筑师的现在这个年代的称呼——是不再被爱,不再爱自己的年代。“喜欢香奈儿轻松得多。她的衣服天真无邪,不会让人有压力,好过这些文化泰斗,一个个都和世界之恶、堕落、罪行有所牵连。”看看吧,昆德拉的幽默有趣让我们读到的又是一个轻与重的思考:生命没有永劫轮回,它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才真的体现生命价值?一个永远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下去的问题。

这就是昆德拉。到老也不会变的昆德拉再次送给我们的财富。我们在书中与昆德拉相遇,他的《相遇》,让我们与我们的生命本质相遇。 丁文

新书推荐  
New Books

## 《沿着瞭望塔》

2010年8月  
世纪出版集团  
王小峰著

一部奇怪的小说,一部小说形式的摇滚史。主人公有约翰·列侬、鲍勃·迪伦、吉米·亨德里克斯、邓丽君、罗大佑、崔健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英国的一家录音棚,约翰·列侬心血来潮,拉上鲍勃·迪伦和其他几位摇滚歌星,一路磕磕绊绊,出生入死,终于到了中国……

## 《市委书记》

2010年8月  
群言出版社  
大木著

官场作家的官场小说。新任的市委书记管也平谢绝省委领导陪送的隆重仪式后,独自一人轻装简从,前往新的工作岗位赴任。一路上,他隐瞒真实身份,深入群众,倾听百姓心声。在“为民除害”的过程中,他意外发现,自己亲手处置的一位高官竟是自己失散了37年的亲兄弟,昔日的恋人以多重身份再度出现在他面前……

## 《中央公园西路》

2010年8月  
上海译文出版社  
[美]伍迪·艾伦著

伍迪·艾伦的戏剧作品集,剧中人物是典型的纽约人,开始看上去单纯无辜,随后却会遇上出乎意料的麻烦而陷入窘境。所有戏剧元素,都借助伍迪·艾伦式即兴而精炼的对话巧妙表现出来,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陷入深思。

## 《海盗在前,家在后》

2010年8月  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
胡月祥著

作者是新中国第一代高级船长,在远洋巨轮一干就是28个年头。读这本书,就像跟着船长在做环球旅行,但远不是豪华邮轮那样的奢侈、浪漫、歌舞升平,他们担负着为世界运输重要物质的责任,面临着巨浪、疲倦、孤独的考验,甚至凶恶海盗的生命威胁。

书间道  
Book Review比缓慢更缓慢  
我们的时代病上海书店出版社  
2010年8月  
孙甘露著

也是此次旧书新辑引发的感慨。

他引聂鲁达的诗句,“南方,像一匹马。正以缓慢的树木和露珠加冕”,并称它告诉自己“速度和节奏的关系”。我疑心这不过是谦语,孙先生也需要别人来告诉自己速度和节奏吗?读他那首诗,“晃动的灯笼 寒夜之步行/坊间的言谈 丝绸之涟漪”(《如此之近 如此之远》),惹人的是这“的”“之”“的”“之”的间奏,像张爱玲笔下的胡琴,啾啾呀呀,在万盏灯的夜晚,拉过来又拉过去。说到张,孙甘露还写过《〈小团圆〉里的小物件》,细细爬梳书中小物,像一本老上海流水账,最教人佩服的是他注意到九莉那个“暖!”——“上海女孩用来答应、认同、承受、拒绝、沉思、承诺的词,这个混合着温柔、执著、喜悦和抚慰的词”。

我先前好奇怎样的人能“触摸生活最纤细的神经”,从书中找到的答案是:左眼裸视1.5,右眼裸视0.5,孙甘露至今未戴过眼镜。他的思考与观察不受制于工具,是故他的表述随心所欲,随行随止。“孙甘露为当今随笔书写高手,意蕴气爽,含蓄富赡;文思神远,吐纳有致;性灵所钟,郁然而采。”此是网络人语,这样的表述方式绝非孙甘露式的。他会这样谈王朔,“王朔将由王朔们重归于王朔本人”;评王安忆的更好玩,“我想,很少有人能对王安忆说:‘站住!’你只能一任她往前走。”你或许很难明确指出怎样的表述是孙甘露式的,但极容易辨别那些非孙甘露式的。这一特性也是孙甘露式的。

前些天朋友拿来一本随笔集,让我看看感觉怎样,我翻完告诉她,文字太紧。什么叫紧,要我说就是文字把彼此的气息给堵掉了,就像围棋里自家下子紧了气。若要举一个可资比较的例子,很自然就会想到孙甘露。再说得具象些的话,好比近来听的俄罗斯音乐,其中最动人的一首,《时光流逝》,一个优雅的老者坐在圆桌前缓声歌唱,句句入心。好的歌和文字都是用“息”感人,听者闻风而悦,无可名言,唯有惭愧。 李佳悒

悦读  
Happy Reading六六是一瓶  
止咳糖浆上海人民出版社  
2010年8月  
六六著

N年前我怀孕生女,麻醉师、护士、主刀医生,左右四散站在手术台旁。先是他们彼此聊天,然后是挪揄我。我小心应付,尽量做到言简意赅,生怕一句话惹他们分心。主刀医生是个奔四的大美女,眼神温暖,嘴角刚毅,一边在我肚皮上划拉,一边说:“你这个手术难度很大,连我们大老板都来了。”紧接着是个浑厚的男中音:“哈哈,有幸能跟××一起手术呀。”我打了麻药的身体都感觉到了调情的味道。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。好在我有惊无险,闺女也很争气,现在已经是一枚清秀佳人。美女医生和男中音也就渐渐被淡忘了。

最近,六六的新书《心术》,又帮我把那天情形翻了出来。六六这个女人在不得,《双面胶》《王贵与安娜》《蜗居》《心术》,每一部都像她自己说的那样“能踩住老百姓生活的痛点”。六六从来不讲道理,她只讲故事。《心术》通过小医生郑艾平的视角,来叙述发生在一家三甲医院脑外科的一系列人和事:渴望正常恋爱的年轻医生,经常被投诉的暴躁护士,茫然无知又搞笑的病人,不停歇的医患官司,分配极度失衡的医疗资源……

我N年前在手术室经历的那一幕,也在这本书里找到了几乎一一对应的细节。看了六六的书,突然理解了医生在手术台上的打情骂俏。那是一种真实的状态,

不做作,不矫情。就像最好的学生,在考试时不必浑身大汗、精神紧张。当年给我做手术的医生,没拿我的红包,没吃我的宴席,但是她把我的肚皮缝得就像一件艺术品。

多少打情骂俏的细节,多少宽容理解的心,也回不了《心术》想要直面的一个问题——紧张的中国式医患关系。在医院与病人的“对决”中,病人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,不信任,却又要依赖;防备,却要讨好;希望攫取信息,却又没有基本的判断力。而医护人员无一例外地必须处理与患者之间的奇妙关系,亦敌亦友。这一切的根源,都归结于病患关系的变异,从高尚救死扶伤到极为简单买卖关系,其中商品是医生的医术。一旦剔去枝叶,一旦抛开《心术》表面上的打情骂俏,令人吃惊的,一向极具女人味的六六挑战的是一个多么宏大和坚固的模式。

我想起一个朋友。这个朋友是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,他的夫人是省级机关公务员,父亲从部队退休,母亲则从一家企业退休。一家四个人,四个医保体系,充分代表了时代的特色。而他的医生朋友在看病的时候,第一要务就是要记清,哪个病人是属于哪个医保体系的;还需要弄清哪些药是可以进医保的,哪些药是不可以的。一旦搞错,后遗症无数。

生老病死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人生的大事其实全部由医院掌控。看《心术》,由不得你不痛。就好像突然有痰卡住了气管,瞬间咳嗽到窒息。还好,六六的结尾是一瓶止咳糖浆。大师兄的孩子有救了,二师兄的感情落地了,小师弟郑艾平也有了心仪的女人。插科打诨的止咳糖浆,喝一口,就暂时远离了无奈。

陈伟龄



孙甘露引用过柏桦的诗句“啊,前途、阅读、转身/一切都是慢的”。豆瓣上有人把它改写成,“前途,转身,孙甘露/一切都是慢的。”这一代换可作两种解读,都颇有趣味:孙甘露=慢,孙甘露=阅读。读孙甘露的慢,在《呼吸》间,在《今日无事》,在《上海流水》间,在《比缓慢更缓慢》中。眼前这本上海书店出版社“孙甘露作品系列”中唯一的非虚构作品,被他称作“关于阅读、友情、回忆、纪念”的书。顿号连起的四者,无一不是慢的。

第一次见到孙甘露是在一次新书发布活动上,作为嘉宾的他姗姗来迟,抱歉说自己极少乘地铁,估错了时间。我不由羡慕他的福气,能在这样的年月过着“一种松散慵懒的生活,与争分夺秒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”。而无法节制的快节奏,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病。

第二次见到他,是与田艺苗一齐出场谈新书,说到这书的标题,孙甘露称自己的慢并非为赶今日之“慢生活”潮流,而是天性自带,比较迟钝,凡事慢半拍。这样的表白让人想起《呼吸》封面上的引语:“因为缓慢的天性使我陷于想象,有什么无比珍贵的东西仅存于近乎静止的地方呢?”这话似露出些许不无傲气的自适,而在此书代后记里也交待了,“我想我的生命是惬意(而非惬意的)。它由书写幻想而来,终有一天由幻想书写而去”,如此又谦卑地低了下去,教人唯有感慨。他说,“五十岁的写作与二十岁的写作不同,有一种悲音”,这不单因为田艺苗在身边,